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太阳依旧升起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太阳依旧升起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4204768>

nightfall.buzz

注：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交流用

作者为希腊无政府主义团体“火细胞的阴谋”（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原文链接：<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fire-cells-conspiracy-the-sun-still-rises#toc4>

知识选择了它的项目。

每个项目都是新的，并选择它的时刻。

每一时刻都是新的，但同时又来自于

之前存在的所有时刻的记忆

- 绝对的内部

1. 开始的时候

火细胞的阴谋革命组织并不是凭空开始活动的。它并不像一条直线划过空间和时间。它是一个从过去呼喊出来的未来。阴谋组织由一个集体的综合体组成，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背景和观点联系起来，并从过去我们参与的颠覆性项目和攻击的经验中得出宝贵的结论。

它代表了我們想更进一步的愿望，不是去攀登一些迷信暴力及其方法的非正式等级制度的阶梯，而是简单地前进，向前迈进，探索新的视角，实现从“一群朋友”到组织的转变，从零星的到一致的，从自发的到战略的。

一路走来，我们对过去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但我们从来没有走到敌对的地步。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合群者，从其有力的时刻和空隙中诞生。此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目标不是要结束什么，而是恰恰相反：它是对发展什么的一种渴望。我们现在不打算阐述相应的批评评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这是因为这种审查由距离和冷静的神经比由冲动更好。

在我们短暂而紧张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在任何阶段失去对我们来自的无政府主义环境的集体记忆。我们还觉得我们发现了一些与在我们之前开始斗争的同志们的共同点，他们参与了自己的战斗，

被逮捕和监禁，但从未低下过头。我们发现了对革命的无悔热情，这种热情将不同年代的斗争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个人和集体解放的共同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造了自己的字母表。用直接行动的语言，我们公开提出了建立有组织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经常与组织的概念保持距离，因为我们把它与等级制度、角色、专业化、“你必须”和义务等同起来。然而，词语获得了由使用它们的人所赋予的含义。作为“火细胞的阴谋”，我们为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意义冲进了战斗。

2. 从火花到火焰的道路

从一开始，我们就拒绝了中心主义模式的想法，选择从希望集体化的个人倡议的基础上开始。在组织会议上出现的是连贯性、一致性、个人和集体责任以及作为将我们的言语转化为行动的手段的直接行动等问题。在小组会议上，每个同志都有机会提出攻击计划，从而就计划、时机、政治分析和特定目标位置所带来的行动问题展开辩论。在这些讨论中，不能保证我们会达成一致。对立的论点有时会发展成强大的辩证法，特别是关于战略和时间的优先次序，而且往往有一个以上的建议，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我们要选择的建议，以及我们要保持“储存”的建议，以便在将来进行改进。这是一个让我们打开思路的过程；拓宽我们的视野；从彼此不同的经验中学习；积极捍卫我们的观点；弄清楚如何认识我们的错误；理解共同塑造的概念；意识到战略的必要性；以及-最重要的是-不是以某种“专业”革命目标的名义，而是基于友谊、真正的同志关系和真正的团结建立关系。

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因为它包含了我们的全部本质。因此，“阴谋”不仅仅是我们所有人在一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即使在没有就某项行动达成集体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向当时的民主多数“乞求”。相反，坚持进行攻击的少数同志采取了自主的举措，推进他们的选择。这是与集体的其他成员平行发生的，如果有必要，集体会在特定时间支持他们，自然在我们的整体组织中发挥了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各团体（虚无主义派、恐怖呼吸突击队、恐怖游击队）签署了一些公报，这些团体是由每个独立的倡议产生的。在第二阶段，在达成协议后，无论是作为整个集体还是作为单独的倡议，我们计划了攻击。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知识；从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收集信息；对行动发生的地区进行侦察和测绘；制定进入和离开目标的路线（避开摄像机和警察检查站），包括备用路线，以防发生意外情况，当然还要考虑到与猪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有支持小组、“藏身处”、寻求帮助的方式等（在未来的手册中，我们将分析和解释我们的经验，这与我们如何在攻击进行时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

在第三阶段（与最初关于目标选择的建议从未相去甚远），我们致力于制定公报的文本。当有人提出一个主题（例如，攻击警察）时，提出建议的同志就其内容进行论证。然后开始讨论，期间每个人都充实了概念，表达了不同意见，指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处理该主题的其他方法。辩论一结束，无论需要多少次会议才能完成，集体就会把所有会议的中心议题集中起来，形成撰写公报的主要轴心。关于一个特定主题的公报的写作通常由那些想要承担责任的人分担，写完后，我们聚在一起阅读并进行修改、补充和最后润色。如果公报与一个单独的倡议有关，那么参与该单独倡议的同志就负责撰写公报。

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我们的塞萨洛尼基同志，当我们作为雅典-塞萨洛尼基火细胞的阴谋进行合作时，两个城市的同志基于互助和同志关系的原则协调这些行动。

3.” 每个人都做每件事”

当然，我们很清楚潜伏在每个渴望自称反权威的集体项目中的危险—非正式霸权的出现和腐败行为的重现，我们与之为敌。我们觉得，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分裂。为了消除我们团体内部出现任何非正式等级制度的可能性，我们在专业化和角色浮现时就直接打击了它们的核心。我们说” 每个人都做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和设计偷车和摩托车的方法，编造车牌，伪造身份证和官方文件，侵占货物和金钱，打靶，使用枪支和爆炸物。

- 火细胞的阴谋。Gerasimos Tsakalos, Olga Economidou, Haris Hatzimichelakis, Christos Tsakalos, Giorgos Nikolopoulos, Michalis Nikolopoulos, Damiano Bolano, Panayiotis Argyrou, Giorgos Polydoros

因此，我们这些第一阶段的同志现在对我们在监狱内产生的话语负责，在我们的名字后面署名为”火细胞的阴谋”。

新的”阴谋”将保持和维护其惯有的独立性，书写自己的斗争历史。这一重要的延续必将把叛乱地图上的各个点连接起来，把它们扫向革命的最终目的地。

6. 序幕尚未写完

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正在宣传一场直接触及我们的革命，同时也为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毁灭做出贡献。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推倒权力的偶像，而是要彻底颠覆目前关于物质享受的观念和背后的希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追求将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人联系在一起，通过这本小册子，我们想向他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荷兰的火细胞的阴谋组织；意大利的 FAI；墨西哥的 Práxedes G. 格雷罗立即革命自治细胞和墨西哥的 ELF/ALF；俄罗斯的 ELF；布里斯托尔、阿根廷和土耳其的无政府主义者；德国的 Autonome Gruppen；智利的九八复仇突击队；瑞士、波兰、西班牙和伦敦的同志们；以及我们遗漏的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世界的拒绝之花盛开在哪里。

这个文本没有尾声，因为实践将永远继续滋养和改造自己。我们只是做一个短暂的停留，以某人曾经说过的几句话作为结论。

当对世界秩序的攻击被启动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刻。即使在最开始的时候—这几乎是难以察觉的—我们已经知道，很快，无论发生什么，一切都将与以前一样。这是一种冲锋，开始时很慢，加快步伐，经过不归点，不可逆转地引爆了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东西—如此坚固和受到保护，然而却注定要倒下，被纷争和混乱所摧毁……。在我们的这条道路上，许多人被杀或被捕，有些人仍在敌人手中。还有一些人在战斗中迷失了方向或受伤，再也没有出现。还有一些人缺乏勇气，退缩了。但我必须说，我们的队伍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不得不面对毁灭的核心时。

因此，对我们来说，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要的是，我们用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必须是直接的，而且相对容易获得和准备，使它们能够传播并被任何决定走向新的城市游击战的人所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汽油、油罐、野营用煤气罐和蜡烛，这些都可以在超市里很容易得到，但也包括简易的计时装置，在对技术手册和互联网上的指南进行适当的”研究”之后，再加上一点创新的想象力，任何人都能够制造出来。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虽然”每个人都会做任何事情”，但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立的能力和倾向，掩盖这些差异将是一个错误。以愿望和相互理解为指导，我们每个人都承诺做我们认为最能干的事。例如，如果有人是一个好司机或一个熟练的小偷，或者也许有写作的诀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创造能力将被压制在一些虚假的集体同质化的名义下。这取决于每个同志向其他同志提供他们的能力和方法，而不需要”牺牲”他们自己的参与，如果这能以最广泛的方式发生，超越狭隘的集体范围，促进整个反权威主义潮流的进入，那就更好了—例如，通过出版像一些德国同志发布的实用指南，其中包含许多制造爆炸装置的不同方法。

此外，我们的行动从来不涉及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角色。没有诉诸于任务的周期性轮换，这使人想起强制性的工作时间，所有的同志都利用共同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在攻击期间的任何时间执行任何任务。提高自己使用材料和技术的能力的过程自然是一个不断自我教育的过程。沿着这些思路，我们要强调，同时发展一个团体的行动能力以及革命观点是多么关键。在任何时候，如果没有相应的思想和言论的加强，就不应该加强无用的行动能力水平，反之也是如此。我们没有中央委员会来指定角色。只有特定计划中的特定任务—根据参加工作的同志们的愿望而改变的职位。

4. 生命游击队

我们一直觉得，一个组织不一定要排斥参加该组织的同志。我们的行动既不是在团体的范围内开始，也不是在团体的范围内结束。团体是革命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因为当手段成为自己存在

的理由时，”疾病”就开始出现了，比如先锋主义、武装党派和排他性的正统真理。

通过”火细胞阴谋”，我们说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倾向，但绝不是说某人必须准确地遵循一些所谓的正确路线或参加我们的团体，才能被承认是一个同志。

因此，我们自己也参加了阴谋之外的过程，比如加入协调行动网络，参加集会，参加游行和示威，支持攻击和破坏行为，张贴海报，画标语。但我们从不认为一件事比另一件事优越。这是因为革命战争的多态性包括一种公开和永久的承诺，与迷信的景象（拥抱武装斗争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或指责性的固定（坚持以”大规模”的数量特征作为革命真实性的标准）没有关系。相反，我们把自己定位为敌人，直接反对咖啡馆里的闲谈、大学礼堂里的演讲、领导角色、追随者以及所有那些教条主义和习惯的保守化石，它们在无政府主义环境中充当寄生虫，只想控制年轻同志，破坏他们，并阻止他们通过革命进程创造自己的自主进化道路。

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队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只有在参与武装攻击时才会承担的独立身份。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全面解放的背景下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融合在一起的问题。我们不是只有在向防暴警车投掷燃烧弹、进行征用或放置爆炸装置时才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我们与朋友交谈，照顾我们的同志，享受乐趣，并坠入爱河时，我们也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不是以革命为己任的入伍士兵。我们是快乐的游击队，把反叛和生活之间的联系看作是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正确的路线”可以遵循。例如，在过去的两年里，新的城市游击队经常把抢劫和征用银行机器的问题作为对系统的又一次攻击。他们的公报和责任声明是强有力的宣传，通过抢劫和针对资本主义野兽的腹部—银行—的抢劫来拒绝工作，目标是一方面将个人从八小时的工资奴役的讹诈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集体占有和直接获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需求和革命项目。

我们正在退出城市游击战过去的伦理固定的场景，它很少对革命的银行抢劫问题采取公开立场。我们觉得现在有很多新的城市游

我们所说的团结并不要求表示团结的人对被告表示绝对的政治认同。它只是一种共同的承认，即我们站在街垒的同半边，我们在斗争中相互承认，就像另一把刀插在权力的肠子里。因此，我们还提议支持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以便它能够发挥—正如意大利 FAI 的同志们所展示的那样—作为推动力的引擎。

从现在开始，任何同意（显然不需要表明身份）我们提出的非正式协议的这三个要点的同志，如果她愿意，可以在她所参加的自治小组中使用”火细胞的阴谋”的名称。就像荷兰的同志一样，他们在我们不认识对方的情况下，但在话语和实践的一致性框架内，攻击了统治的基础设施（对拉博银行的纵火和网络攻击），并声称对火细胞共谋（荷兰细胞）负责。

我们认为，这种没有中央结构的细胞网络将能够远远超过个人计划的限制，同时探索自治的少数结构之间革命协调的真正可能性。这些结构—在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下—将反过来能够在整个希腊组织纵火和爆炸活动，而且是在国际层面上，通过他们的责任主张进行交流。

既然我们生活在可疑的时代，我们应该澄清一些事情。使用”火细胞的阴谋”名义声称的行动，如果不符合我们提出的任何要点，并且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防止对破坏目标以外的任何东西造成”损害”，那么肯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它们很可能是由国家策划的。

回到我们的建议，在个人联系方面的”匿名”将加强自治细胞的封闭性，使警察更难”妥协”它们。即使逮捕了构成新阴谋的整个细胞，也不会将迫害当局引向其他细胞，从而避免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众所周知的多米诺效应。

在过去，我们第一阶段的同志可能没有参与某些事件，但这从未阻止我们公开表达我们的支持或批评，如果新的同志选择使用该组织的名称，这也适用于现在。不需要相互了解，通过伴随着攻击的公报，我们可以开始对反思和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即使通过不同的镜头来看，也肯定是集中在同一个方向：革命。

一个系统：一个由成千上万的机器和开关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并不是从上面强加给社会的。它从内部扩散到整个社会。它甚至延伸到私人生活领域，在细胞水平上触及并影响我们的情感。它塑造了良知，也被良知所塑造。它连接并团结社会，而社会又在价值观和标准的不断交流中滋养并使之神圣化。在这个游戏中，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

- 科斯塔斯-帕帕斯，不走回头路

敌人可以在每一张讲统治语言的嘴里找到。它并不专属于一个或另一个种族或社会阶层。它不只是由统治者和整个大腹便便的西装革履的独裁者组成。它也是渴望成为老板的无产者，嘴里吐着民族主义毒药的被压迫者，美化西方文明生活却在自己人中表现得像个小独裁者的移民，向看守告发他人的囚犯，每一种欢迎权力的心态，以及每一种容忍权力的良知。

我们不相信由国家承担所有责任的受害意识形态。伟大的帝国不仅仅是建立在压迫之上。它们也是建立在每一个独裁者在永恒的罗马竞技场上鼓掌的群众的同意上。对我们来说，革命的主体是每一个把自己从当前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人，对事物的主导秩序提出质疑，并参与到对自由的犯罪追求中。

作为阴谋的第一阶段，我们没有兴趣代表任何人，我们也不以任何阶级的名义或作为“被压迫社会”的捍卫者采取行动。主体是我们，因为每个反叛者都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中总是以第一人称说话，最终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我们”。

在我们关于形成一个新的阴谋的建议中，第三个关键的一致点是国际革命的团结。事实上，我们希望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创造攻击世界秩序的时刻，这可能会使我们中的一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中的许多人最终会被关进监狱。”我们”并不是指阴谋组织或任何其他组织。它指的是每一个叛乱者，无论他们是游击队的一部分，还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单独采取行动。作为同谋会的第一阶段，我们的愿望和对每个新细胞的建议是，充分表达革命团结的力量-这种团结通过文字、武装行动、攻击和破坏来呼喊，以达到受迫害和被监禁的同志的耳朵，无论他们离得多远。

击队话语和实践-以明确的攻击方式-反对老板的工作伦理以及掠夺性的银行机器，提出武装征用是一种解放行为，而显然不是一种致富方式。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征用银行是某人参加新的游击战的先决条件。革命只有一种，但人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其他同志可能会选择从消费主义的殿堂（超市、商场）进行集体征用，以便单独收回被“偷”走的东西，用这些东西来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求，从而避免对老板说“早上好”或听命于某个上级。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参加基层工会，保持他们的良知-像一把锋利的刀-为最终废除每一种使老板致富而使我们的尊严陷入贫困的工作形式而战。

我们对自愿“消失”转入地下有同样的感觉。对非法主义的迷信并没有激励我们。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行事。每种选择自然有其自身的品质和优点，也有其缺点。诚然，当一个群体自愿选择转入地下（从家庭和朋友的环境中“消失”，出示假证件等），这当然能使他们不受敌人的监视。但同时，他们与更广泛的激进派环境的社会联系也被切断，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失去了互动的感觉。当然，当有客观原因需要转入地下时（逮捕令、人头落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活动是那些被法律盯上的人的攻击性避难所。这就产生了一个平行的需求，即在游击队本身以及更广泛的反当局环境中存在支持性基础设施，以“掩盖”被通缉的同志的踪迹。先决条件是某种共谋和谨慎，这些概念经常被认为是“过时的”，但在我们看来，应该再一次刺眼地投入战斗。如果游击队的同志们经常进行地面上的互动-参加运动会议和进程，参加辩论，并与其他人一起创建项目，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游击队的封闭性显然应该得到保护，不被公开的耳朵和大嘴巴所影响。因此，它的一般态度也必须是谨慎的，以避免震耳欲聋的夸大其词，这些夸大其词会把它变成反恐怖小组和警察的混蛋们的“磁铁”。从我们自己的自我批评中，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我们中的许多人的行为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反，这-加上源于无政府主义环境中的某些行为的恶性-“引导”了一些警察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自我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

础上发展自己并提供解释，但目前的文本并不适合这样做。我们将在未来回到这个问题上。

5. 阴谋的第一阶段和”新阴谋”的提议

游击队终于摆脱了处理过去几十年的书页，凶猛地走上了街头。因为城市游击队并不提供乌托邦式的自由。她允许人们获得即时的自由。相应地，每个人都开始定义自己，将自己从社会的被动中解放出来。

现在到处都是噪音-大范围破坏的奇妙噪音-以及针对为统治服务的目标的爆炸事件所需的革命话语。一支由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的坚定舰队正在半夜点燃宁静，这些团体的名字反映了他们向系统提供的”菜单”（在雅典。在雅典：传播革命恐怖主义的偏差行为，来自深渊的勇士/恐怖主义共谋，革命良心战士，Lambros Fountas 游击队；在塞萨洛尼基。混沌勇士、攻击性团结小组、纵火攻击小组、夜间混乱的谋士、火烧边界小组、战斗性良知小组、革命性团结小组等。）这些团体中的许多人还在试验一个新的国际解放项目，作为被称为国际革命阵线/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联盟的帮凶。

我们这些作为”火细胞的阴谋”成员承担责任的人，并没有被法院为我们准备的几十个年头的监禁所吓倒。首先，我们正在监狱内创建一个积极的集体。

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斗争的开始阶段已经完成。然而，我们也知道，一切都还没有结束。阴谋不会一直被解除武装。它将继续成为监狱中的一个有效承诺，以及对大都市对立部门的一个公开建议。

火细胞的阴谋组织证明自己是一个细胞网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现在，我们并不试图去看它的行动记录。我们只是想澄清它的政治观点。

我们觉得致力于一个新的阴谋最接近这个词的本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阴谋的建议，包括一个分散的、无形的细胞网络，

这些细胞没有理由亲自见面，但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话语相互承认是同一个政治罪行的同志：颠覆法律和秩序。这个阴谋组织将由采取行动的个人和细胞组成，无论是自主行动还是协调行动（通过号召和公报），都不需要在每一个立场和具体参考点上达成一致（例如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相反，他们会在互助的基础上联系起来，集中在三个关键点上。

我们在这次非正式辩论中提出的第一点是就选择使用任何能够破坏敌人基础设施的手段进行直接行动达成一致。在不对暴力方法进行等级划分的情况下，同志们可以选择从石头到卡拉什尼科夫枪。然而，直接行动本身只是警察记录簿上的另一个条目，所以它应该伴随着来自特定小组或个人的相应公报，声称对此事负责并解释攻击背后的原因，从而传播革命话语。这支笔和手枪是由同一种金属制成的。在这里，让我们注意到，现在已经结束的那个时期的阴谋组织从未在其武器库中排除任何燃烧方法。如果一些年轻的同志认为使用新的”阴谋”的名称是以使用所谓的优越方法（如炸药）为条件的，那我们就太虚伪了。新的城市游击战对作战方法的依赖远远小于对我们攻击力量的决定。

达成一致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向国家开战，同时对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由于我们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只是谈论权力和统治的寡头所造成的不幸。我们还对被压迫者接受和宣传他们的老板提供的幸福和消费主义的承诺的方式进行了更全面的批判。

我们参与反对国家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管理当代人际关系的分散的权力综合体视而不见。反权威主义的话语经常改变和概括像国家这样的概念，解除了构成社会的其他人员的责任。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创造了一种绝育的观点，把整个社会部门当作革命的主体，无论是称为无产阶级还是被压迫者，而没有揭示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被奴役中所承担的个人责任。

国家不是一个堡垒。你不会找到任何一扇门，把你引向某种机器或引擎，可以通过扔一个开关来关闭。国家不是一个你可以用木桩刺穿心脏杀死的怪物。它是相当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比作